

香

港

-

年



李鈴如

下了飛機，心裡莫明奇妙的緊張起來。提起轉到面前的行李，哇！好重。急中生智，忘了怎麼說「請幫個忙」，一聲「Help！」把站一旁一百八十多公分的二個外國人嚇一跳。走到接機室門口，「李老師」，幾隻揮動的手，原來是鄧錦泉、黃健榮和黃志明，見了他們好開心，隨著推車就滑了下來。若不是他們來接我，真不知如何提動那盛滿祝福的大箱子。

充滿朝氣的一群

生理科代主任黃志昭博士接到我的電話時說歡迎來到香港，馬上要帶我參觀生理學科。於是從住處一柏立基爵士堂（R.B.C.）走下山坡，穿過校園，來到門口。見到黃博士從他的車子裡出來，好年輕的代主任！非常和藹可親。雖然以後和他談話的機會不多，但是，他的每句話和他上課的方式，以及那敬業樂群的精神，却深深地影響了我。車子來到醫學院李樹芬大樓前停下，只在二樓生理研

究室看了一下，就覺得的確應該出國看看。新穎的儀器，熱心的研究態度，尤其是黃博士指導下的一群研究者，research activity 很高，主要是做神經生理解剖方面的研究。其他每一個 field 如血液、內分泌、呼吸、循環、針灸……均為專長的老師負責教學與研究。

整個生理學科有 Ph.D. 十四、五位，研究生三位，技術員十多位，工友、秘書、職員，……上上下下共有三十多位。在基礎醫學中，生理科的編制相當大。

我主修生理學、副修藥理學。生理除了黃志昭博士上二次課以外，全部是主任（Prof. Hisch）主持的 Seminar，由我們六個學生輪流上台報告。雖然生理科沒有特別開 Special lecture，但是，從每位同學 Present 的情形，可以觀察別人的表達法，看他們如何學以致用。因為，我們修的一門教學法（Practice of teaching & teaching method），是教育學院、醫學院、圖書館共同開設的。主要上課的內容有：教學的目的、方法，如何利用視聽教



作者於 1979.9.30 與何丙郁教授及 C M B
fellows 共攝於柏立基爵士堂。

受申請。所以，學校要助教辭職才能申請是不合理的。

目前北醫的師資來源有①研究所畢業的。②助教升上去觀摩三、四個月或進修一、二年。至於助教升上來的，當上講師後也應該如此，但是，在當上講師的第一年學校應該留職薪送到台大或國防或國外進修一年，才能正式上課。因為據我所知，留在北醫當助教的同學，都是很優秀的，當了助教後不但盡責於學生的實驗，還得隨著教授做研究工作，工作分量相當重，因此，剩餘下來充實自己各方面知識的時間實在有限。四、五年後，升上講師時，上課往往依當時大學老師教的方式或內容來教，很少有突破性的表現。因此，升上講師的第一年，學校對優秀又盡職的助教有義務提供一個進修、觀摩的機會。

港大這邊，我已和 Dr. Preston 談過學校經費的問題，所以，若和學校商量留職停薪，港大這邊不會計較學校有沒有留薪的。

一張早到的卡片

奇怪，才十月初，竟然有人寄卡片來，莫非是去年遲到的聖誕卡，狐疑的打開一看，是許士立寄來的教師節卡片，為他細膩的心感動了好久，也為自己的迷糊覺得愧疚，來到香港，從沒聽說有教師節，竟然忘了給愛護我的師長們致謝，尤其是方主任及謝院長的鼓勵與支持，台大彭院長的幫忙，方有此機會出來增進見識。

感謝北醫的師長們，也感謝醫、牙科的學生們，尤其是來自香港的梁、鄧、黃、張……等，給我許多有形、無形的幫助。

Christmas Vocation

庭院潔黃的小雛菊，不知何時變成火紅一片，街上的燈飾很浪漫的令人真明的興奮起來。

一晚，我和一位同學出去拍夜景。我突然提出「到貧民夜總會如何？」「不行不行，你沒穿禮服，我沒打蝴蝶

結，不成。」（美其名夜總會，事實上是人擠人、又髒又亂的夜市，廣東人叫它大攤地）「喏！我帶了錢，咱們買禮服去。」說著笑著便逛著去了，等玩夠了，想起媽媽的話，太遲了，不中用的 body guard，連個錢包都保不住。林說：「不稀奇，我可以像童子軍日行一善般的每天記下妳丟掉的東西。」或許是如此，才一直孤影成單吧！

23 日接到媽媽寄來的包裹，洪瑞珍的花生糖、一福堂的鳳梨酥、員林的蜜餞、草屯的肉乾……。我泡了一壺菊花茶，邀來浪跡在外的澳、日、印、菲等朋友，分享來自台灣的風味，來自中國父母的愛。聖誕節那天，堂主請吃聖誕大餐，第一次嚐到傳統的丹麥大餐，足足耗去三個多小時，連晚餐都省了。翌日，應 Dr. Preston 夫婦邀請，坐其遊艇到南丫島烤肉，外國人對烤肉的佐料沒有中國人來得講究，但是，他們的熱情是令人難忘的。

在台灣時，從沒慶祝過聖誕節，來到香港，因為母親的包裹，因為朋友的熱誠，那股興奮、感激之情持續了長長的聖誕假期。

再會！香港！

別人問我最喜歡香港那一點？我回答：「天氣。」因為不像台北那麼冷，那麼多雨。那天看完山中傳奇，香港就一直下毛毛雨，到今天我說：「我喜歡這雨紛紛的日子。」那些外國人覺得我很矛盾，他們不會明白的。

五月卅日，在燭光下，世界縮小了，夾雜國語、台語、粵語、泰語、印尼語、菲律賓語、英語、西班牙語、拉丁語、……十七、八種語言，彼此互通由衷的感謝，並深深地道祝福。

若知道堂主會提出「每個人用他的母語說一句話」我一定帶錄音機去錄的。

師長的教導，朋友的幫忙，照顧，怎能答謝？怎能忘懷？雖沒帶錄音機，但是，那一切已錄到我內心深處了。別了，可愛的地方，可敬的人們。